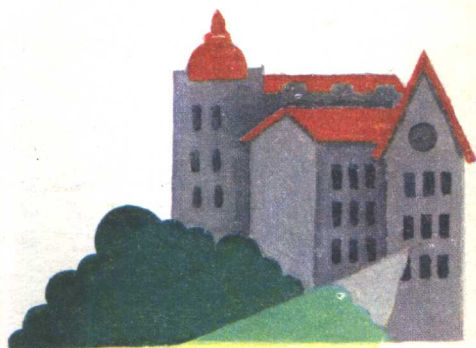


I313.45
0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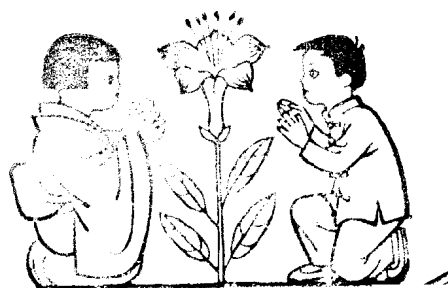
(日) 赤座宪文 著
王 晓 滨 译

鲜花盛开的城市

鲜花盛开的城市

〔日〕赤座宪文 著

王晓滨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哈尔滨

责任编辑：海 石
封面设计：吴 光

鲜花盛开的城市

〔日〕赤座宪文 著
王 晓 滨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10/16 · 插页 1 · 字数 114,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10093·422 定价：0.45 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的哈尔滨。日本盲童小一郎和姐姐道子，同中国少年秀荣、永明以及俄罗斯少年妮娜、格利亚等结成了亲密的朋友。秀荣等中国小朋友帮助一郎和道子，度过了非常困难的日子，终于使他们同父母相聚，得到遣返。

作品热情歌颂了中日两国少年儿童和人民之间的诚挚友谊，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实质。写得真实细腻，感人肺腑。译文流畅、生动。

目 录

1	百合花	1
2	汽水冰激凌	6
3	和油儿的相遇	11
4	哈尔滨和田坂一家	18
5	盲诗人爱罗先珂	26
6	草节和铃兰花	33
7	油儿发怒了	40
8	牧童秀荣	45
9	防空演习	52
10	空袭警报	57
11	八月十五日	64
12	深夜的敲门声	70
13	包子	76
14	飞来的石块儿	82
15	秀荣的家	88
16	秀荣父亲的话	96
17	牧场风光	100
18	斑疹伤寒	105
19	脚步声	113

20	绿色的眼睛	120
21	误会	128
22	约会	134
23	叫卖	143
24	“小偷”油儿	151
25	学校又开学了	156
26	再见	165
27	故乡啊	171

1. 百 合 花

五月一过，花坛里的花儿们都争先恐后地开放了。在庭院的一角，芥菜和蒲公英也悄悄地拱出地皮，绽开了笑颜。

杏花开了。梨花开了。苹果花、槐花也开了。还有丁香和白榆，所有的花儿都竞相开放了。

我们这座城市，经历了漫长、严酷的寒冬。现在，明媚的春天和喧闹的初夏携着手一齐来访问她了。

可惜，我们的主人公——盲人小一郎，却看不见这美丽的景色。这天，他正一个人在阳台上拉手风琴，妮娜一蹦一跳地跑来了。

“一郎！你好。哎，你猜猜，这是什么花？”

“啊，是百合花。妮娜，奥钦斯巴西巴（俄语：非常感谢）。”妮娜是位俄国小姑娘，所以一郎用俄语向她道谢。

“呵，真香啊，这是我最喜欢的花儿。”

“这香味，多好啊！我就猜，一郎会喜欢它的。你真的喜欢吗？我太高兴了。”

妮娜突然发现，双手抱着鲜花的一郎，鼻子尖上沾了点儿茶色的花粉。她赶忙掏出自己的手绢儿，轻轻地给他擦去。一边擦，她还一边笑，脸上现出两个深深的、满意的小酒窝儿。

“道子呢？还没回来么？”妮娜问道。

道子是一郎的姐姐，她和妮娜同岁，也上六年级了。

“她一会儿就回来。你先别走了。”一郎回答。

“嗯……不。我呆会再来。”

妮娜刚走，道子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哎呀！这百合花是哪儿来的？”

“姐姐回来啦。这是妮娜刚才送来的。”

“哟，我早点回来就好了。哎，一郎，我也买了百合花呢。街上到处都是卖菖蒲花呀芍药花呀什么的。可我想，对小一郎来说，只有百合花才是最合适的。妮娜恐怕也是这么想的。”

说着，她也把一束百合花放到一郎怀里。

“唔……我是喜欢百合花。姐姐，这百合花，是白颜色的吧？”

“咦！你怎么知道？”

道子吃惊地问了一句。但马上就后悔起来。

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一郎，竟会说出“白”这种和颜色有关的话来，难怪道子感到惊奇。

“我知道。我闻到了白色的香味。”

一郎平静地回答。

听到弟弟并没有介意，道子松了一口气。又问：

“白色的香味？”

“嗯。我觉得这百合花的香味儿，是白颜色的。”

“那，别的颜色呢？”

“唔……，我是自己随便想的。比方说吧，黄色和茶色，照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用手一摸，光溜溜的，这就是黄色的；要是拉拉巴巴的呢？那就是茶色了。我自己给自己

这么规定的。……白色最好认了。你们不是说，雪是白颜色的吗？可对我来说，雪，是冷的。那股冰凉清爽的劲儿，正和这百合花给人的感觉一样。”

“噢，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这百合花儿，也是冷的罗？”

“不对吗？”

“呃，不。你没有说错。”

“红颜色我也知道。血是红的。我还听说，火也是红的。所以，红颜色就暖又热。”

“真的！你说的太对了。”道子兴奋地说。

“不过，还有好多颜色，我想不出来……”一郎沮丧地说。

可不嘛，光凭一郎自己的想象，当然不可能完全理解那五彩缤纷的自然世界。唉！干嘛要引得一郎说出这样的话呢？道子又有些内疚了，她轻轻地皱了皱眉。

一郎根本没有察觉到姐姐的情绪，他继续说下去：

“除了颜色以外，还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如果能上学的话，一郎应该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他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平日心中的疑问向姐姐提了出来。

“我常听人家说‘眼神’，还有什么‘目光相对’。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我想了半天，也是不懂。”

“‘眼神’呀，嗯……怎么说呢？就是看东西时的样子，或者说看东西的表情。‘目光相对’嘛，……呃，就是双方的视线合到一块了呗！”

“什么、什么？‘视线’？……我不懂。‘视线’合到一块儿，

我就更不懂啦。”

一郎把两手握在一起：

“‘合’，不是这样的吗？还有别的？”

“这是‘合’的一种。另外，象人和人合得来合不来呀，衣服合身不合身呀……”

“这我明白。那视线合到一块儿呢？”

“就是眼睛对着眼睛。”

“紧挨着？”

一郎一个接一个地发问，简直让姐姐有点喘不过气来。

“那倒也不一定。比方说吧，我从老远的地方，看着小一郎，要是小一郎同时也看着我呢？那就可以说是‘目光相对’，或者‘视线相对’啦。”

“目光一相对，就怎么啦？”

“嗨，怎么也不怎么呀。我看着小一郎，小一郎也看着我。双方都互相看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我不明白。说来说去，因为我看不见，所以还是不明白。‘看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实在搞不懂啊！”

道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一郎却突然转变了话题：

“姐姐，替我往花瓶里倒一点儿水吧。”

“行！那，‘视线相对’的事，就这样了吗？”

“以后再说吧。”

“那好，我去给你倒水。哎？油儿呢？”

“不在那边吗？我把手风琴从屋里拿出来的时候，它好象还在树枝上的……”

“对了，妮娜刚才来的时候，也许它飞开了。说不定飞

到天上去了。”

正说着，油儿“唰”——地一声，从空中落到庭院的草坪上。象一张随风而降的大纸片。

“啊哈！姐姐，油儿回来啦。”一郎听到了它的声音。

“哦，是油儿——它好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

“油儿——”

一郎喊。

“哟——”

油儿叫。这是鹰的回答。

2. 汽水冰激凌

“喂，一郎。早上好！”妮娜在院子前用日语打招呼。

“道不拉耶乌特拉(早上好)！”一郎用俄语回答。

一郎对妮娜昨天送来百合花表示感谢。可是妮娜根本不听这些，她看到一郎正在往地上投食儿，便惊讶地问道：

“哟呵？你这是干嘛？为什么都扔在地上呀？”

“油儿这家伙，太调皮了，要是不把食儿拿在手里喂它，它就不吃。我要训练它，让它自己拣着吃。”

“唉，不行！它根本不吃嘛。还是让我拣起来喂它吧。要是油儿老不吃饭，那还不饿坏啦？！”

“妮娜，别捣乱！我是在训练呢。”

“嗨！算了吧。用手喂它，这多好玩呀。”

“这可不是好玩不好玩的问题。如果照这样下去，将来有一天，油儿回到它的伙伴儿们中间去了，它该怎么生活呢？必须让它学会自己找食儿吃才行。”

“什么？你说要让油儿回去？让它离开你？嘿哟——油儿的伙伴儿们，到底在哪儿呀？”

“我还不知道它的伙伴儿们在哪儿。可我想，一定要让油儿回到它的伙伴儿们中间去，这样它会幸福的。姆拉托叔叔可以替我把它带到山里去的。”

这时，道子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也用俄语向妮娜问好：

“道不拉耶乌特拉！”

“你好，”妮娜用日语说。“你看，油儿不肯吃扔在地上的食儿。”

“真的。哎呀，一郎，你白扔了这么多。油儿根本连看都不看呢。”道子皱着眉头说。

一郎撒在地上的，都是带筋儿的瘦肉，按理说，这是油儿最爱吃的了。

“哼，一郎刚才还说我来着，他不让我拾起来喂油儿。可把食扔这么一地，也不好啊。我已经拣起来喂它几块儿了。”

“唔，油儿也太骄傲了。不拣起来喂，它就不吃。”道子说。

“它这才不是骄傲呢。它是给惯坏的。”一郎说。

他无论如何也要让油儿学会自己拣食儿吃。坚持不让别人喂它。

道子说：“那好吧。既然是一郎惯出来的毛病，那也只能由一郎来教它改正罗。地上那些，就别动它了，等它饿了，也许自己就会来吃的。唉，小一郎，不要再扔了，已经够多的啦。耐心等等看嘛。”

可过了一会儿，油儿仍然一动不动。道子自己先忍不住了：

“嗨！咱们真是。干嘛非得让它自己拣着吃呢？唔，来吧，我来喂……在家里饲养，不是用手喂它更好吗？”

“不。爸爸说过，让油儿回到它的伙伴儿们中间去，那才是它真正的幸福。”

“哟呵，”道子半开玩笑地说：

“小一郎今天怎么这么听话呀，好希罕哪。”

“哼！当然啦。我从来都是不听话的。那我偶尔听一次话，不也很好吗？！”

“糟了！”道子想。她听出了一郎话中的含义，醒悟到自己不该开那句玩笑。

“姐姐说你听话，是说你突然变得有点儿不象往常的小一郎了。”

“行啦！行啦！我总是不听话的。象我也好，不象也好，反正总象个瞎子吧。要是让我和鹰的伙伴儿们生活在一起，那会怎么样呢？我不是也会盼望着要回到自己的朋友们中来吗？一个瞎子，和不瞎的人们呆在一起，总是不能让人满意、总是不很听话的。”

和一郎的年龄相比，他的这些话也太大人气了。而且，当他说自己是“瞎子”的时候，那准是他心情又变得烦躁了。

道子不禁想起去年冬天他们一块儿去滑冰场的事。

这儿的滑冰场，原来是个运动场。冬天泼上水，水冻成冰，就可以滑了。

一郎是第一次来滑冰场。那天，他坐在椅子上换好冰鞋，又用手指摸索着把鞋带儿检查了一遍，就站了起来。

一郎拉着姐姐的手，不安地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在冰上一步一步地走着。

滑冰的人们来来往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毛衣，在人们呼出的白色哈气中闪现着。

两、三天以前，一郎就穿着冰鞋在自家的院子里，用手扶着篱笆，练习过走路。

现在，他在姐姐的搀扶下，一边小心地挪动着双脚，一边试探着滑了几下。过了一会儿，姐姐说：“唔，行了。学着滑滑看吧。”

然后两人就互相搂着肩膀，慢慢地滑了起来。他俩一直滑到了冰场的中央。道子从后面把双手搭在一郎的肩上，一边躲着左右的人，一边加快了速度。

这很危险，要是和人撞上，那就糟了。

又滑了一会儿，道子来到一郎面前，让一郎从背后抓住自己的肩膀，带着他以更快的速度滑了起来。

两个人围着冰场转了大半圈，突然，一郎的手从姐姐肩上松开了。道子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已经晚了。一郎被惯力带着，飞快地朝前冲去。

“啊！……”道子不禁惊叫了起来。

一郎撞在一个男孩的身上，摔出去老远。那男孩也坐了个屁股蹲儿，但马上就站了起来。一郎挣扎着，怎么也爬不起来。

那个男孩儿，也是个日本人。

“对不起，这孩子，眼睛看不见。”道子一面扶一郎起来，一面向那男孩道歉。

那男孩注视着一郎的脸，说：

“啊哈，原来是个小瞎子。算我倒霉。嘿，小瞎子！你太碍事啦。瞎子还上这儿来，简直是捣乱！”

“真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刚才没注意，才让他撞上你的。受伤了吗？”

“那还用说嘛！这个碍事的小瞎子。”

说完，那男孩一溜屁股滑走了。

“小一郎，真对不起，摔坏了吧？”

“……刚才那孩子，说什么？——瞎子，碍事？”

“管他说什么呢，你都别往心里去。刚才摔倒的时候，没碰着哪儿吗？”

“我不知道。……他刚才说，他说，瞎子碍事——。”

“这是那孩子他自己的想法。只是那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才这么说呀！”

可是，不管道子怎么哄，怎么劝，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一郎走出冰场，脱掉冰鞋，再也不肯学滑冰了。

在回家的马车上，一郎紧紧地闭着嘴。吃晚饭时，他的沉默甚至使父母都感到担心了。

往常，吃过晚饭，一郎总要让道子给他做汽水冰激凌。然后，姐弟俩就一齐坐在暖和的俄式壁炉旁，慢慢品尝。可是今天，他却一句话都不说。

寒冷的冬夜，外面冻得上下眼皮都能粘到一起。在这种时候，把汽水瓶拿到阳台上，打开盖，汽水在喷出的一刹那就冻成了“冰棒”。把冻在外面的那一部分敲掉，再用筷子把瓶中的冰捣碎，取出来倒在碗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汽水冰激凌了。

尽管一郎不说话，道子却还是象往常那样，用杯子端来了自制冰激凌。道子想把它放到弟弟的手上。可是，一郎的双手握得紧紧的，不肯接。

每当一郎陷入这种郁闷的心境时，能给他安慰的，只有一个朋友——油儿。他还象往常那样，给油儿喂食儿，和它说话……

3. 和油儿的相遇

那是去年六月的事儿。

草坪那边的槐树下，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站在阳台上的一郎冲着庭院喊了起来：

“妈妈！快来呀！院子那头，好象有什么东西？！妈妈！那边有东西在动！”

母亲正在厨房作饭，没有听见一郎的呼喊。道子闻声跑了出来。

“怎么啦？小一郎。”

“对面有什么东西在动。我听到了它的声音。”

“哪儿？嗨呀，真的！”

道子跑到屋里去叫母亲。

“是一只鸟！比鸽子和乌鸦还大的鸟。妈妈！妈妈！快来看呀！院子里有一只大鸟！一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大鸟！它飞不动了，肯定的！”

一郎和道子的妈妈——敏子，一边儿用围裙擦着手，一边从厨房走出来。

“嗯，真是一只鸟。可看不清是什么鸟。它准是生了病，要不就是受了什么伤。”

“这是什么鸟呀，妈妈？”道子问。

“唔……哎，它抬起头来了，正往这边看呢，啊——！是一只鹰。鹰的脑袋，鹰的嘴，没错儿，这是一只鹰！”